

## .....之后

□杨谓

那天，我先是感觉胸骨疼痛，烧心，但不算强烈，想可能是神经受了伤，过几天就会好的。三天后的一个上午，正在临帖，一件纠缠了我几个月的事在脑际掠过，像闪电，但绝对比闪电要快。霎时间，头晕、手软、脚麻、心跳加快、微汗、几乎无法呼吸。半躺在沙发上三五分钟，症状仍未消失。努力站起来，在室内缓缓转了几圈……

“是心脏出了问题吗？这一辈子就这样完了？”

打电话给医生朋友，那头说：“胃溃疡的可能性比较大，也可能是心脏问题。”又说，“先吃几天兰索拉唑看看。”

服了三四天药，感觉好了些。但读书时间仍不能长，手无力，写文章时脑子转得一快，便头晕、脚麻、出虚汗。人都说胃溃疡康复得慢，得慢慢调养，性急的我只好“静静地”等待。今年春天雨水勤，老家的竹笋和草头长得好，听说这两种植物味道鲜美且营养价值并不高，寻思正好可减肥，于是每餐必食。一天在南京，正伏案赶一书稿，几天前临帖时的症状再次出现。打电话给医生朋友，说：“有多种可能，赶紧来医院检查。回南通时不要疲劳驾驶，预防突发。”我说有那么可怕吗？回说这句话估计你能接受得了才说的。要是老人家，这样的玩笑开不得。

做胃镜时，那位操作的医生手脚十分麻利，嘴巴张合也快，他不停地发表“感慨”：“你平时的情绪一定很不稳定，简直是坏透了；饮食习惯一定也很坏，不然怎么会弄成这样？啧啧！”又说，“需要做一个活检。”临出检查室时，医生拍着陪我的朋友的肩膀说：“我等会儿有话要跟你说。”

“有什么话不好当着我的面说？还不是关于我的病吗？会不会是……”一个不祥的念头从我脑际飘过，像微风，但没有微风的温情。

下午传来一个好消息——心脏没问题。

妻子晚上回来，问我检查结果。我说心脏没问题，胃的情况要看活检结果，得等一周。应该也没问题。医生的感慨以及背着我要和朋友说话的事我没有告诉妻子。记得几年前有一次闹肾结石，晚上发作，疼得满床乱滚，我坚持一个人住在厂里，晚上还开车去县城“找药”。这件往事，曾让我暗暗自得过几回。

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，我在百度上搜索与胃病有关的各种知识，才知道开始

## 沪苏通长江大桥赋

□徐乃为

岁值庚子，时在炎暑；江海新桥告竣，通沪火车启行。天合两市，地成双翼；新一区之整合，长三角其腾飞。其时其事，当颂当赞。

一江入海，九州分野；形显东西之贯，势成南北之峙。其所始自混沌初开矣。夫盘古凿江，为畅通潦之道；女娲抟土，不筑塞流之坝。岂意长江之竟成天堑哉！风大浪高，人苦出行之阻；樯倾楫摧，物愁通达之难。而峰奇潭幽，景炫一邑之胜；波宽岸陡，势阔一域之藩。流水呜咽，如闻英雄之叹；鸣榔清远，似传渔樵之闲。一江之南，吴山秀而越水清；一水之北，丘原广而瀚海遥。惟天旋地运，八垓境域仍旧；日耀月照，一统江山依然。时空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江阔水急，难阻黎庶交往；舟划筏浮，犹系文化根脉。金瓯一体，几万里水脉贯通；玉琮两连，数千载文史交融。长江哺育华夏，国人崇奉长江；此史此文，斯情斯义。长江，诚母亲河欤。

千禧初开，万象更新：改革为发展之须，交通乃基础之最。港口之连机场，人达五洲；公路其接铁路，物畅八陲。夫区区一隅，亦巍巍三桥；入海口不怕江阔，出洋处何惧途遥！苏通大桥始于前，穿云破雾；崇启大桥继于后，跨岛连渚。人迎旭日，狼山

## 沪苏通长江大桥赞

□彭必成

公铁长桥立大江，雄姿碧水笼烟苍。潜江墩柱如林立，连雾扇弦似锦装。基建

## 心窗片羽

服药时“猛”吃的那些食物正是胃病患者应该禁忌的。有热心的朋友推荐来秘方，说服了后马上就好且不会再犯，妻子恨不得立逼着我服下。又有朋友对我开始出现的症状表示怀疑，我解释不清，只得说：“我非常人，故与常人的症状不同。所谓‘斯人也，乃有斯兆’也。”越是接近拿检查报告单的日子心里越不踏实，此时我才真切地体会到：遇到有些事，要乐观轻松地放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原先自己劝说别人的一些话，颇有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的嫌疑。进而又想：不仅仅是肉体，人的精神、思想，长期饱受侵蚀，也会发生溃疡，也需要及早发现和调治，不然会成为一个只会行走的衣架。

后来，我终于拿到了报告单。找一位年轻的医生开药，他看了一眼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浅表性溃疡，小毛病。服雷贝拉唑吧。一个月后来复查。”为保险起见，我连服了一个半月。这一个半月里，我谢绝了烟酒茶，也不碰海鲜及辛辣、腌制、刺激性食品，深居简出，早睡早起，生活一下子变得清爽和简单。有几次不得不出席的宴会，以看和听为主，回家后也无若有所失的感觉。乃悟贪欲旺盛之人，就像带着床铺去旅行，走得一定很累，但那是自找的。公司业务滑坡，我毫不在意，如此一放下，竟有反而一下子变得富裕起来的感觉。而后来的事实又证明我终究是个俗人，治疗期间减了的四斤体重，不久就补了回来。

在感觉自己身体已基本恢复之后，考虑到疫情警报没有完全解除，去医院做检查非常麻烦，就犹豫着不去复查了。打电话给医生朋友，说：“复查总是要复查的，不然怎么知道自己到底好了没有呢？”我打岔说时间过去了这么久，你怎么问都不问我一声？电话那头先是传来一阵鸽子进食的“咕咕咕”那样的笑声，然后说：“一只搁浅的小破船，除了游客偶尔会跟它照个相外，还有谁愿意想起它？”

通话后的当天晚上，半夜里突然疼醒，我这条“搁浅的小破船”再一次被风浪卷进了大海。生疼的部位还是胸骨处。起来喝了两次热茶，感觉稍好些。后半夜疼醒了两次。早上四点时，痛甚剧。煎了两个鸡蛋吞下，仿佛好了些。

这可如何是好？

第二天上午去医院复查，操作的医生说溃疡部位已经长好，还有两个小的充血点，今后一定要注意。正要往外拔那根细细的长管时，医生突然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有异物！”

护士把取出来的异物拿到我眼前晃了几晃，笑着说：“快看，这么长的鱼刺！你吃饭时一定是狼吞虎咽的吧。”

## 紫琅诗会

牵合虞山；车笼新月，江北融进江南。正夸出便行捷之间，今沪苏通大桥又通焉。公铁兼备，以应急缓之需；城乡两用，为适旅运之用。长虹之卧流波，风马云车；银箭其驰沃野，飞电奔雷。墩塔之高，惊鸿鹄之收翥；梁架之奇，引豚鼍之跃浪。涯岸无阻，青山联袂绿水；日夜有续，塞北驱驰岭南。夫桥增路长，日新月异；一生二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；蹊通桥而桥通路，路通八方。三桥之通，自得九衢之畅；一地之兴，可引全区之盛。长三角因不长，通则距短；新一区则弥新，合则势壮。登堡临风，赞华夏之壮美；乘车抒怀，感历史之玄奥。魏武饮恨，固败于波涛之阻；高宗临安，实恃于奔流之险。然则，铁链横江；仍难阻两王之艨艟；金汤筑岸，更不敌三野之舟帆。是以天时与地利之消长，终不如人心之向背也。猗欤！环顾东西，九派今逾百桥；纵横南北，六合早成一体。一带一路，此桥则始发之地；万民万福，斯路即腾达之轨。今华夏之时代列车，自蓄势亦且增速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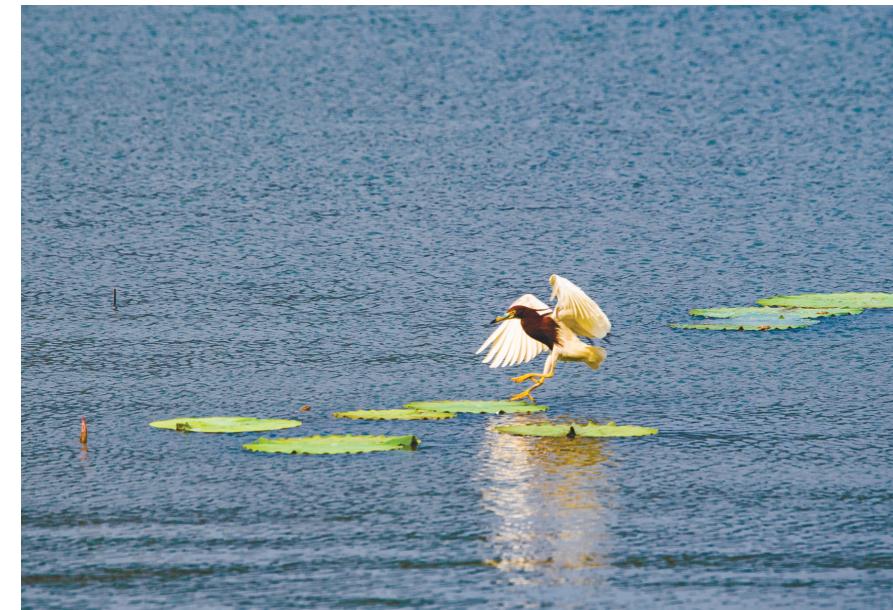
嗟夫！岁月如歌，当发天籁之音；原野若纸，应写史乘之诗。苍天亦镜，正照社会之宏伟；大地其怀，欲抱时代之辉煌。政通清明，遂富民而强国。人合际遇，当善身以济天。家国之念，自匹夫之常怀；中华之梦，当侪辈所共圆。

狂魔名四海，架桥神匠镇汪洋。神州新路连天下，扬子江头万里航。

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

编辑：吴莹 组版：王华 校对：李婧

江海晚报



空降

陈顺源

## 雨台山与清代残碑

□强雯

跟着导航驱车前往涪陵雨台山的途中，出现了一点小迷路。那是一条狭窄的水泥村道，两边密林包抄，不按规则生长的竹枝横斜过天空，间或有鱼塘闪现。我越走越迷惑，这和一般的景区公路截然不同，我怀疑自己偏离方向，然而，导航地图上的小箭头指示继续向前，目的地尚未到达。

空气着实清新，绿蒙蒙的湿气混合着林木的味道，几乎可以让人醉氧。只是道路越来越坎坷，年久失修了吗？十几年前，雨台山还是当地旅行社着重推出的产品，虽然这些年已经不再出现在旅行社名单上，但是在一本名叫《长江三峡库区胜迹》的书中，雨台山赫然在目。“雨台山位于重庆市涪陵江东办事处插旗山中段，距涪陵主城区十公里，海拔高度860米，占地337亩，是长江三峡库区尾祈雨文化为特色的风景名胜区。”

这300多字成为促发我一探究竟的动机。

在弯道上继续前行了三公里，发现了一辆停泊的自行车。

“雨台山？这就是雨台山。”车主一脸惶惑。

直觉告诉我他是本地人，附近有个农家乐的房子。门前有人向我张望。

我问他景区大门口，也就是售票处在什么地方。

“前面，一会就到了。”

我踩动油门，心里有了底。说是深山老林一点都不为过，有一种无人管理的荒野感，直至看见一个停车场。旁边有“售票处”三个字。每人20元放车通行。

停车杆升起，景区里面的路逐渐好了起来。也有石梯步道在一侧，简单的白漆木牌写着“松林SPA”，让人哑然失笑。

水泥地面半干半湿，山气在前方凝聚，让人想一头扎进去。迷雾之后，出现了一片色彩。道路两旁都是盛放的绣球，紫色金黄色嫁接出来的各种颜色，这经过人工饲养的修剪过的景观大道，虽然太过工整，秩序，但也给无尽青翠中增添了一点色彩。所有的餐厅都是空荡荡，有一个帐篷露营区，蒿草长齐人高，秋千湿漉漉的，无人荡漾。偶尔有自行车开过身边，表示前方山高水长，但是我们决定徒步感受一下雨台山。

随意蔓延的风起雾涌，很快将人团团围住，恐惧之余是欣喜，欣喜之中又是谜团。在这样的雾涌时刻，来得快，去得快，人仿佛是被风裹挟着前行，即使一动不动也能看见林中姿色？这是一种清新透明而又迷雾团团的山林之景，不由得让人大口呼吸，仿佛呼吸这神奇的气体，自己也可以变得神奇起来。

乡村田野的景象铺陈而来，常年保持七万多平方米的地表蓄水心月湖点缀其间，山色迷人，湖水涟漪，忽转山头又见，金鸡菊成群结队开在湖边，花茎柔软，风一吹就招摇。大约走了40分钟，到了猴区。它们挂在树上，蹲在路边，伺机而动又小心部署。

猴区大概是雨台山上最招人的地方。在离城市不远的这样一个林区，猴子的存在，预

示着生态的完整和天然。我们拿它们与峨眉山的猴子比较，它们都不温顺，都有些贪嘴，甚至仗势欺人，豪取抢夺，这也许是好事。作为闯入者的人类，应学会敬畏自然。

在猴区尽头，有路牌标示此处不远有祈雨坛、观音岩，这是雨台山仅有又最核心的人文价值景观。然而放眼望去，上下攀爬，山路有阻且长。有往来人拾级而上，告知观此处要花一个小时，但是清代真家伙，不妨一走。

山气迷雾好像被风吹了过来。休整片刻，钻进松林。树与树不同，又看似相同，树林里的景致枯燥了些，如果不是想着远处还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痕迹，或许就得回头。在松林里钻了半小时，看到了一块小小的草坪，有一块牌子上写着祈雨坛。

这块牌子多少表明了祈雨坛和雨台山的因缘。

巴蜀人自古有祈雨的风俗。古时，天干大旱，久晴无雨。山野乡民沐浴更衣，从雨台山的“观音岩”处叩头跪拜，头下山体中“暗藏金子”，意味着“金生水”，山顶矗立丈八神坛，坛上供奉着在此修炼得道成仙的毛法真位。道师烧香祭拜，吟诵道文，四周锣鼓震天，乡民肃穆，不曰，果得大雨。这一风俗渐渐延续给后辈。作为民间故事，有些东西看不到了，有些东西证明这是真实的，比如荒草地中仅存柱槽，以及残碑。残碑上四面皆有字——“祈雨坛所毛法真位”。而眼见的这些柱槽，以及残碑，是清代光绪年间（即1875年）重修，解放初期“破四旧”时屡遭破坏。

这清代的遗迹证明史事不虚。

雨台山最早设坛祈雨的朝代已无可考证，但地方志上依然有迹可循。雨台山很早以前叫洪都山，东汉以后，因史传东汉时公孙述曾在雨台山屯兵，又称白帝山。唐代，传说尔朱仙曾在山中种松养生修道，又称种松山。明朝崇祯十六年农历六月初八，张献忠入川，登临山顶插旗，观察涪州军事形势，这座山被称为插旗山。涪陵一带多坡地，易干旱，故又称雨台山。祈雨古已有之，北宋王存《元丰九域志·古迹·涪州》、清道光二十五年《涪州志》均有记载。

野草萋萋，金鸡菊在艳阳下，恣意摇曳。生命从来未曾停止。这一块两百多平方米的祈雨坛想必当年也是隆重肃穆。残碑上四面皆书“祈雨坛所毛法真位”，见证雨台山远古而神秘的祈雨祈福的历史。

荒的且荒，生的再生。残碑，残槽，是一种和解还是一种抗争。后来人在阳光下，眯着眼，凭吊往昔。又或者在夜晚，跋山涉水来观涪城天象，英雄孤胆，也算浪漫。

苍松翠竹遍布山野，雨台山森林覆盖率达90%，久在其中，就不免单调，前后左右都是青翠屏障，唯有那块残碑让人忽念历史、朝代、山民的喧闹，生气。

离开祈雨坛的路依然漫长，重新穿过层层竹林、松林，天空很难看到，偶有森林空缺，知道那便是悬崖。天色向晚，猴子三三两两地立在祈雨台的路口，毛茸茸的长臂试探着向前伸，一个怀抱幼崽的母猴也跃跃欲试。我们大声唱起歌来，井水不犯河水呐。